

倉史遺著

福幸

新華書店東總分店發行

幸福

著 遺 夾 倉

行發店分總東華店書華新



像遺志同夷倉

前 記

倉夷同志是晉察冀邊區最年青最優秀的新聞記者與報告文學者之一，他是完全在羣衆革命鬥爭的火燄中成長鍛鍊出來的，不幸於去年八月間被國民黨反動派所暗害。

去年我們一起在北平工作的時候，他把他在邊區七年所寫的一部份通信報告編成集子，交給我，並爲他出版。作品正如作者一樣年青活潑，充滿清新朝氣，給與人一種衷心的喜悅。他寫了人民的新的自由的生活，也寫了人民爲爭取生存與自由的流血鬥爭的故事。他將他的集子題名爲『幸福』，是有深厚的意思在的；他說『人民能按照自己的理想來自由生活，那就叫做『幸福』』。這不是個人的幸福，而是人民的幸福，是人民自己流血鬥爭得來的。作者就爲這最偉大崇高的目的流了自己最後的一滴血。

正值倉夷殉難一週年之際，我們將他的『幸福』出版，以誌永久紀念。

周 揚

一九四七年八月

寫在『幸福』前面

(註)

這本小集子裏的幾篇文章，是我在『晉察冀邊區』服務七年間，一些當時當地的零星紀事。所寫的都是實地、實人、實事。因為這幾篇文字比較輕鬆些，所以就從我幾年來所寫的通訊報告中抽出來，編成一本小書，獻給對『晉察冀』生疏，然而又時刻神往的讀者們。這幾篇紀事，雖然都是粗枝大葉的素描，但它是忠實的記載。希望讀者們能在這些簡陋的文字中，引起對一個新的光明社會生活探討的興趣。這也就是作者出這本小集子的一點用意。

書名叫做『幸福』，是我的偏見，因為我認為人民能按照自己的理想來自由生活，那就是『幸福』。而這本書裏所寫的人物故事，正是表現了這種生活的幾個側面。

一九四六年四月，配於北平。

(註) 本書原擬在北平出版，這個前言就是作者為蔣管區的讀者而寫的，今仍保存原樣，以留鴻爪。

目 錄

前記

寫在『幸福』前面

幸福.....一

反『掃蕩』斷片.....一九

無住地帶.....三五

邊界上.....五一

李雨.....六四

爆炸英雄李勇.....八四

小女工.....一〇九

幸福

(晉察冀邊區生活雜記)

婚禮

在晉察冀邊區的生活裏，年青的一代人，是最幸福的。

易家莊的村劇團主任尹世和，青救主任黃恕文，小鐵匠楊祺，都要在四月十二日結婚了。小學教員老趙，忙着替他們籌備婚禮的事。

十二日早晨，老趙就着手佈置結婚的大禮堂了。小學校裏掛起村劇團的銀灰色的布幔，用紅色紙條，寫着『婚姻自由』的標語，貼滿了牆壁。小學生們把課堂、校外的路上，都掃得乾乾淨淨。傍晚的時候，村裏的老太婆們、孩子們，都被這種新奇的佈置吸引來了。

鑼鼓愉快地敲着，小學生打起了霸王鞭，唱着歌，婚禮就隆重地開幕了。

村長是證婚人，他在『劈拍劈拍』的鼓掌聲裏，走到講演台前，笑着向大家點頭，會場就漸漸地肅靜下來了。

『今天，是我們易家莊的集團結婚典禮，我今天來做證婚人，實在是高興得很！』

村長說着，抹了一下鬍子。

『現在婚姻是解放了，男子和姑娘要結婚都是自願的，到區公所登記一下就行了。過去不是這樣的；過去婚姻是父母包辦，強迫命令式的！姑娘不知道要嫁的是什麼丈夫，男的也不知道要娶的是啥樣子的媳婦。反正花轎一抬，拜了天地，就成了夫妻了！……所以有十五六歲的小閨女嫁給五六十歲的老頭，有十二三歲的男孩子，娶了個二十來歲的大姐！這都是常有的事。……有些男人有錢還可以娶好幾個老婆，這都是舊社會最黑暗的事！』

村長像一位飽經世故的老人，喋喋不休地講着。老太婆們側着頭聽着，額上的皺紋忽然鬆了，忽然又皺起。在她們那年老的眼窩裏，彷彿可以見到她們童年當媳婦時痛苦的淚痕。村長把說話的嗓子提高了：

『今天，你們是解放了，是自由了！這都是共產黨八路軍抗日政府給我們的。我希望新郎新婦同志，結了婚以後，在家要努力勞動生產，尊敬父母；在村裏要積極參加抗日工作，服從上

級；夫妻要互相學習，互相批評，永遠進步！……。」

新郎們都穿着嶄新的藍布褂子，坐在兒童團的行列裏。新娘們都穿着天藍色的上身，青色褲，剪短的頭髮，梳得柔順地垂覆着，烏亮亮的，坐在婦女們的行列裏。她們都用感激的眼光，注視着村長講話的神情。

布幔上的村公所祝詞，放射着紅光：『你們是胭脂河旁的自由之花，你們解放了，永遠解放了！』

新郎新婦們向家長行敬禮後入席了，一字兒的緊挨着，坐在一條長板檯上。孩子們都頑皮地拉着新娘霍振娥的衣角，嬉笑着。霍振娥很大方地坐在新郎尹世和身邊，昂着頭，眼睛裏閃耀着興奮的光澤，咬着嘴唇，白皙的臉龐上，微微地顯出幸福的紅暈。

主席台的右首，坐着楊祺的父親，老鐵匠，鬚髮都銀絲一樣地花白了。他安詳地坐着，望着窗外擁擠着參觀婚禮的人羣，耳朵裏却留神地聽着家長代表老尹在講話。他心裏微微地感到激動，連煙都忘了抽了。

尹世和代表新郎新婦，上台講話了。他首先向到場的家長、幹部、鄉親們敬了一個禮。他還沒有改變他那在村劇團裏講話的姿勢，身子略略向前傾斜着，他說：『我們今日是自由結婚，是

新式的，在我們這區裏還是頭一次，希望今後全區的青年同志們，都向我們學習！」

熱烈地一陣鼓掌聲，婦女們都吱吱喳喳地低聲議論着。有的還在禁不住地抿着嘴笑。

交換婚禮的時候，無數的眼睛，都集中到這三對新郎新婦的身上來了。大家都好奇地看他們交換些什麼東西。

司儀老趙在大聲地解釋說：

「這結婚時所送的禮物，是新夫婦的結婚紀念品，東西並不一定是值錢的，但意義却是重大的！」

新娘霍振娥伸手到懷裏掏着，掏出一條雪白的手帕，尹世和伸過手來迅速地接了，就遞了一枝翠色的鋼筆給霍振娥。霍振娥接過手，眼睛一閃，就把鋼筆遞到懷裏了。孩子們拍手哈哈地笑，婦女們都驚喜地低聲交語着。黃恕文和李鳳榮，楊祺和張青雲，都交換了禮物以後，孩子們都愉快地唱起歡樂歌。

婚禮完成了，人們都向校門外擁擠着。霍振娥和李鳳榮手拉手地立着，望着潮水一樣的歡樂的人羣。霍振娥還伸手到懷裏掏出了鋼筆，仔細地觀看揣摩了一下，就把鋼筆端端正正地插在她的左襟上，讓它的光彩驕傲地閃耀在人們的眼前。

楊祺的父親原是不喜歡『新式』的，可是這樣做了，他在婚禮上被兒女們尊敬着，很感動地說：『這新式結婚挺好，村裏的幹部樣樣都周到，連孩子們的喜事，也想出這好法子！』易家莊附近的老鄉，也都埋怨老趙說：『你怎麼也不通知一聲，知道你們是新式結婚，我們也該來看，好學一學！』

一九四三年春，記於阜平。

勞動美化了大地

胭脂河兩岸，小麥已經秀了長大的穗子，麥浪遮沒了莊稼漢的膝蓋。在一個月前，人們還都被嚴重的春荒威脅着，現在大家都噓了一口氣，眼前的景象預告着：今年的莊稼可望豐收了。傍晚在這河旁的田野裏散步的時候，心裏是最舒適不過的。蛙聲組成了田園的交響曲，渠水引來了許多銀色的小魚，大地被人民的神聖勞動美化了。

到了麥收季節，胭脂河兩岸更充滿了無限愉快蓬勃的氣象。當楊樹叢裏鸛鷺和斑鳩合唱着黎明之歌的時候，天才剛剛破曉，村裏的大人小孩婦女們，都忙着燒水、做飯、磨鐮刀，準備出發

到地裏「開鑿」割麥。從遠方開來的子弟兵，也都唱着歌，由戶主們領着到地裏割麥去了。

子弟兵們在前線上表現了英勇善戰與保衛邊區人民的無限忠心，在突擊麥收的戰線上，也充分顯示了他們與邊區人民血肉相關的互助精神。他們提出了『快收割，割乾淨，不要踩壞青苗』的口號，展開了緊張有趣的割麥競賽。特別是他們實現了在地裏不丟下一根麥子，不踩壞麥地裏玉黍或豆子的青苗，得到老鄉們最好的讚譽，子弟兵裏的『青年突擊組』的組員們，有的一個人一天就能收割一畝地的麥子。十八歲的青年戰士劉連慶，每次能挑回六大捆麥捆，班長劉子奇每次能捎八大捆（合百五十斤），走三里路遠，而且是早晨捎的，麥上都有露水。他的握着鐮刀把的手都磨擦得起泡了，衣服都被汗水浸得濕淋淋的，但是鐮刀仍然在揮舞着，歌聲在麥田裏蕩漾……。

各機關學校也在這個時間放了麥假了。幹部學生們都湧上了麥收的戰線。黨政軍民各界的首長們，都非常關心麥收的消息。他們都戴着黃金色的大涼草帽，光着赤銅色的膀子，參加了收割。各機關的電話不絕地彼此詢問着麥收的捷報，如果有些地方麥子熟了，而還須部隊幫忙，子弟兵很快地就會開到這村子裏，游泳似地出現在麥浪裏了。

老鄉們都被這緊張的空氣鼓舞起來，他們燒開水、熬綠豆湯、送青菜，慰勞子弟兵。而婦女

兒童們也不肯落人後地比賽着撿麥穗，把掉到地上的零星的麥穗都拾起來。每天夜裏，人們都忙碌着到深夜還沒有睡，每一座村子都會傳出石碾碾麥的聲音，木鋤揚麥的聲音，吹過來的夜風，都帶着乾燥的麥秸的香味……。

一九四三年夏，記於阜平。

詩

少年刻字工人張雲山同志，大家都稱他『小鬼』，站着只有人們的肩頭高。他初小還沒有畢業，十四歲離家，到平山縣政府當勤務員，第二年到晉察冀日報社學刻字，今年十七歲了，他也成了一個優秀的少年刻字工人了。他和其他的刻字工友一樣，把刻過的每個字，都印在一個小疏紙本上，刻得不好的打上『×』的記號，刻得好的就圈上紅圈。下次刻時，就要求比有圈的字，刻得還要漂亮。

工廠的機器不停地轉動着，白色紙張飛舞着，工人們一面印報，一面唱歌。壁報上登着各個單位勞動競賽的成績，也登載着批評工作缺點的文章。在『勞動報』的文藝欄裏，很顯著地登載

蕭張雲山同志寫的一首詩，工人們都圍着大聲誦讀。這首詩是號召工友同志們在這嚴重困難的時期，應特別注意節約，反對浪費的。

它的題目是『鉛字的呼聲！』詩是寫得非常真切動人的：

我自母親的肚裏

生下來，

我的頭上

便戴上了

母親從小就給我的武器。

我的使命

就是獻身給革命事業，

但是

當我走上前線的半路上，

却遇到悲慘的命運。

我和無數的弟兄，

被那些

懶散的、浪費的人們

將我們拋到土堆裏，

黃土便把我們活葬。

我們再也不能

看見無數的弟兄，

再也不能放光，

再也不能說話了。

同志們，

我等待着

負責人

來把我找尋；

但是，悠久的時光過去了，

負責人

還沒有把我找到。

同志呀，

上級不是老早

就提到愛護我的口號，

爲什麼

你們仍舊將我這樣浪費？

我在這裏向大家控訴：

當這困難愈多的日子裏，

爲什麼

你們輕視

物質的力量？

這行爲

是有多大罪惡？

你們今後再不能

把我任意的拋棄！

讓我

永遠站在戰鬥的崗位上！

這就是我們少年刻字工人寫的詩嗎？是的，這確實是他寫的。這不是空洞的抒情，而是把鉛字從鑄字爐裏怎樣產生出來，鉛字的重要作用，以及被那些粗心工友將它失落在地上，被掃到土堆裏去的整個過程，敘述得真切生動。鉛字的呼聲，同時也就是他的真心愛護革命事業的呼聲。牆報幹事告訴我說：『小張是很愛好文藝的，他天天記日記，學作文，進步很快』，並且還希望我能借給小張幾本書讀。

我去找他的時候，他正坐在一張小木檯上，伏在木桌上在刻字。刻着一個五號鉛體的『澤』字，筆畫相當複雜；但是他一面刻着，一面還很自然的和我談話。他說他開始記日記和作文，還是到了報社以後的事。國文教員（也是工人，義務教員），對他的幫助很大，他還到宿舍裏拿日記本和作文本給我看，他很羞澀地紅着臉把本子交給我，就回轉頭看到別的地方去，而且怯生生地說：『寫得不好，給我改一改。』本子上都用鋼筆寫着很工整的小字，有許多短篇紀事，還有